

忠直不迁的政治家晏子

晏子（公元前 580? —前 500 年）名婴，字仲，谥号平，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出身世袭之家，父亲晏桓子为齐灵公时大臣。晏子自齐灵公二十六年袭封大夫，步入政坛。历经灵公一朝的衰落，庄公一朝的变乱，以及景公一朝的积弱之政，兢兢业业，上效君王，下恤百姓。晏子热爱祖国，忠于职守，直而不迂，机智幽默，在内政外交方面显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华和智慧。

善于进谏

有一次，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应该防范什么？”晏子回答说：“要防备社鼠。”景公问：“这是什么意思？”晏婴回答说：“社是祭土地神的庙，都是编好木栅上面抹泥巴修起来的，老鼠常常栖息其中，用火熏它怕烧了木栅，用水灌它怕泡掉淤泥。这种老鼠灭不掉的原因就是因它住在社里面。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有‘社鼠’，君王周围某些人就是，他们对内蒙蔽君王，让他不分好坏；对外倚仗权势、欺压百姓。不除掉他们就会造成乱政，清除他们又会使君王不安，这种心腹之患，跟社鼠完全一样。”晏婴停下来看了看景公，接着又说：“还要防备猛狗。从前有个卖酒的人，店里用具都擦洗得干干净净，店门口的招牌也挂得又高又显眼，可是他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心里很纳闷，就问他的邻居是什么原因。邻居告诉他说，你们家的狗太凶猛了，人家提着酒瓶来打酒，你家的狗迎上去就咬，人家只好赶快回去了，这就是酒变酸卖不出去的原因。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有猛狗，某些办事的人就是。有些身怀学问、修养高尚的人想来帮助你兴邦强国，可是这些办事人迎上去就咬人家，这不是国家的猛狗吗。左右的人成了社鼠、办事的人是猛狗，当国君的人怎么能不受蒙蔽呢，国家怎么能没有灾难呢？”景公听了，点头称是。

景公过不多久又问晏婴：“国家是不是会经常碰到这些祸患呢？”晏子说：“奸佞谗谄的人在您的身边，就是国家的长期祸患。”景公又问：“这些坏人会时常都有吧？”晏婴回答说：“您根据耳闻目睹来谋划事情，那么您的耳目就错了，他们上面扰乱您的视听，下面让大臣们都不尽职尽责，那还不是祸患

吗？”景公说：“要是这样，我就把他们赶走。”晏婴说：“您办不到。”景公脸色变得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这样小看我！”晏婴回答说：“我怎么敢这么狂妄。只是那些能到您身边谋事的人，都有非同一般的才能。而且内心怀有不轨的人，表面上都装得十分谦虚谨慎，为的是实现他们的野心。他们在朝内顺从您的爱好奉迎听命，您要是对哪个忠良之臣不满，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人以往的过失都汇到一起来毁谤他，他们在朝外则凭借权势捞取好处。这些人不到弄出大乱子的时候往往是不容易发现的。”景公问：“那么前代的圣明君王们是怎么做的呢？”晏婴回答说：“先圣们治理国家，让群臣都能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些说谗言吹牛拍马的人就无地容身了。”景公说，“那么你帮我制止这种现象，我不用这种人就是了。”晏婴说：“这些吹牛拍马的人在您的身边就好像社鼠一样，既不能火熏，又不能水灌，他们凭借您的威严来保护自己，是很难除掉的。”

景公想了想，就换了个角度又问晏婴：“忠臣的表现是什么样呢？”晏婴回答说：“他们不掩盖国君的错误，敢当面提意见，不四处张扬；他们能向君王推荐有修养有才能的人，决不图私利；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学来履行职务，凭本事拿钱；看见比自己好的决不想压在人家上面，接受俸禄决不超过应得的份额；不欺下瞒上，不压制人才；君王还在的时候绝不去为太子办事，国家危难的时候不去结交诸侯；胜任时就干下去，不能胜任时就自行引退，决不为君王干坏事，这就是忠臣的行为吧！”

威武不屈

公元前 554 年，齐灵公去世，大夫崔杼把持朝政，杀太子姜牙后拥立姜光为君，即庄公。庄公尚武力，而晏子却多次上谏提醒“武力要符合仁义”。初时，庄公尚有纳谏之襟，还对晏子有所赏赐；日久天长，庄公不免厌倦，于是每见晏子前来进谏，便收回一部分昔日所赐舜邑，意在使晏子却步。晏子胸怀国事，并不计得失。直至晏子得到的赏赐被尽数收回，庄公也未悔改，晏子不由得仰天长叹，后又大哭，道：“君主恐有大难临头了！”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 548 年 5 月 17 日，庄公因多日不见崔杼上朝，亲自带人至崔府慰问，却被崔府埋伏的刀斧手杀死。晏子闻讯而来，停在崔府外沉思，随从问他：“您是否准备以死殉之？”这是当时为人称道的忠君行为，晏子却摇头道：“不。君主只属于我一人吗？我为何要去死！”随从想到了出走，这在当时也是常见的，此举意味着出走者对失国负有责任。晏子对此也断然否定：“不。

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为何要出走逃亡！”随从无奈道：“那么，这就回家如何？”晏子不允。只见他迈步径直进了崔家，托起庄公，抚尸恸哭。之后，他起身行过三跳之礼，整整衣冠，移步离去。晏子遵循的原则是：国君已死，臣子尽到礼节后，应去做更重要的事。

崔杼杀死庄公后，立叔孙还之子杵臼为国君，即景公。崔杼自封为右相，庆为左相。公元前 548 年 5 月 19 日，崔、庆挟持齐国将军、大夫及众多名士到太庙前歃血盟誓。崔杼不仅命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将这一千人等包围，而且下令：所有参加盟誓之人不得携带武器入内。晏子对此却置若罔闻，竟带着佩剑长驱直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捏把汗。崔杼也一惊：如此场合居然还有人敢公然违抗自己的命令！但崔杼又是个欺软怕硬之人，对刚硬的晏子无可奈何。于是，晏子成为当天惟一佩剑入场的盟誓者。

盟誓开始，崔杼命众人誓曰：“不援助崔氏、庆氏而援助庄公家族者，耗受杀身之祸。场上迟疑不决的人中，转眼间已有七人被杀。顷刻间地上热血横流，天上日光黯淡，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全场。轮到晏子时，他捧起血杯说道：“崔杼杀其君主，乃无道之人。不援助国君家族而援助崔氏、庆氏的人，才会遭到杀身之祸。”此话如电闪长空，惊呆了众人，令众人既敬佩又担心。此时崔杼走到晏子身边道：“只要你改变刚才的话，我就与你平分齐国江山；否则你看，戟就钩在你颈上，剑就抵在你胸口。不要追悔莫及啊，还请三思！”晏子正色道：“如果我顺从了你，我就不是勇士。如果我屈服于你的收买而背叛国君，我就背离了正义。”

崔杼恼羞成怒，恨不能即刻手刃之。这时有人悄悄提醒崔杼：“晏子不可杀。您是因国君无道而将其杀掉的；但他的臣子分明是有道之士，你若将其杀害，将来还如何收服人心呢？”晏子见崔杼按兵不动，便从容登车离去。车夫想赶紧离开此地，晏子却说：“慢慢走吧。走快未必能生，走慢也未必能死。我的命的确操纵在别人手中，但不必惊慌。”晏子的沉着、坚定和无畏，令崔杼不寒而栗。

以行代言

晏子善以实际行动来说服人。一次，景公派他出任东阿的地方长官，三年后，东阿传来很多对晏子的意见。景公召回晏子，责其参省，晏子也不申辩，只说：“请求国君让我再治东阿，若不见效，愿受死罪。”景公答应了。果然，一年后，东阿人意见大为减少。景公看到晏子呈上的报告，大加赞赏，正欲奖励晏子，却听晏子说：“过去我治东阿，拒绝后门，得罪了邪民；惩罚

小偷，得罪了懒民；断案不偏袒位高势尊者，得罪了豪强；您身边的人求我办事不合法的，被一一得罪；因此，您听到的都是来自东阿的坏消息。后来，我不关后门，不惩坏人，搜刮民财，讨好豪强，巴结您左右，于是，传入您耳中的、上报的情况里就都是东阿的好消息了。其实，您应该奖励的是我前三年的治理之功，这后一年的行为则属可耻。现在，我不敢接受您的奖励。我不辨是非，无法再作东阿的官！”晏子的言行令景公瞠目结舌。景公稍加思索，便明白了晏子的苦心：弱势群体的声音是微弱的，高高在上的国君能听到的，多半是地方上得利者的意见，难怪看不清真相了。从此，景公不再干预晏子的吏治。

机智外文

春秋时期各国交往频繁，除了以战争方式短兵相接，更多是用外交手段相互制约。晏子常奉命出使或接待来宾，斡旋于各国之间。为了国家的尊严，晏子在别国面前，始终保持着自尊。

却说楚王虽为大国之君，却心胸狭窄，想在晏子前拿出大国的派头，杀杀齐国的威风。他命人在大门旁另开一个小门，准备让身材矮小的晏子从此低头而过。晏子见状却说：“出使狗国者，方从狗门入。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大概不应该从此门进吧？”楚王闻言，颇感尴尬，连忙敞开大门，将晏子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

没有羞辱到晏子，楚王心有不甘，于是公然讽刺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派你这样的人到楚国来？”晏子机智地对答：“齐国委派使者因人而异。将那些精明能干的大臣，派到精明能干的国君那里去；将那些蠢笨无能的大臣，派到蠢笨无能的国君那里去。我蠢笨无能，所以被国君派到楚国来了。”楚王颜面尽失，连连说：“本不该和圣人开玩笑啊。”

还有一次，晋国要攻打齐国，晋平公派大夫范昭到齐国来探风。在景公设宴的席间，范昭提出许多无理要求，都因被晏子一一识破后拒绝，而未得逞。景公担心地问晏子：“晋国正要攻打我国，我们现在得罪了他，如何是好？”晏子道：“范昭并非不知礼之人，他是在试探我们。对他不必客气。”果然，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说：“齐国虽然国力比不上我们，但他们君臣一心，不可攻伐。”

孔子对此评论说：“不出于尊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

晏子声名远扬，邻国的人们也十分景仰他，但也有人表示怀疑。一次，孔子来拜见景公，景公问：“先生为何不见见我的国相呢？”孔子答：“我听说

晏子侍奉三位国君都能顺应，这是有三样心，所以我不见他。”晏子亲听后对景公说：“这并非因我有三样心，而是三位国君一条心、我对三位国君也一颗心的缘故。”孔子得知自己误解了晏子后，对弟子们说：“记住啊，晏子是能用一颗忠心来侍奉一百个君主的人啊！”

晏子以自己的忠诚、刚正、智慧辅佐着景公，日夜为国事操劳，使齐国称雄一时。

（周小东）

西门豹智破迷信兴水利

西门豹，战国初期人。魏文侯时任邺县县令。曾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恶俗，并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田地，改良土壤，发展农业生产。西门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胆识超群，明达干练。他善于运用智谋，严明法纪，取信于民，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

常言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智勇双全，多谋善断，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精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一个官员来说尤为重要。在迷信盛行、人鬼颠倒的两千多年前，一个地方官吏能够以大无畏的精神，智破迷信除恶习，带领百姓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基础，确实值得为后人所景仰。此人就是战国初期邺县县令西门豹。

—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群雄并起，列国争霸，社会一直处在大动荡大分化之中。经过长期的争霸混战，许多弱小的诸侯国逐渐被大国吞并，作为新霸之一的魏国首先崛起。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斯作为魏国的第一代君主登位。此时的魏国，已初步建立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制度。中央设置了可以任免统领文武百官的相、将，又在边地或重镇的郡县设置了可以由中央任免的守、令等官职。然而，魏国的旧势力仍然相当猖獗，疆土纷争依然经常发生。邺县靠近漳河，毗邻赵国，是军事战略要地。但是漳河连年泛滥，两岸百姓深受其害，官吏又不想办法根除水患，一味强征赋税，百姓怨声载道。这样，邺县非但不能起到外御强敌的作用，反而成为魏国的肘腋之患。因此，魏文侯总想委派一名得力的官吏去管理邺地。西门豹因其胆识超群，明达干练，并积极参与李悝的政治改革运动，深得魏文侯的信任。于是在大臣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决定任命西门豹为邺令。

风尘未洗的西门豹身着便服，不露声色地来到邺地民间，召集当地一些

乡邑老者了解“人有饥饿之色，路无车马之喧”的原因。原来，在当地民间流行着一种古老的恶俗：每年“为河伯娶妇”，将年轻貌美的女子活活淹死……结果不仅不能避灾息祸，反而造成“城中益空无人”的惨败景象。不屈服于旧习惯势力的西门豹来了个将计就计。以惊人的胆识和谋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揭穿了“为河伯娶妇”的鬼把戏，智惩巫婆和三老，同时又用事实教育百姓移风易俗，改造自然，从根本上制止了三患之中的人为之害。从此以后，在邺地没人再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也没有人再相信为河伯娶妇就能消灾了。

二

西门豹深刻认识到，倘若只治人为之害，而自然之害——水患不除，邺县的面貌则不能彻底改观。因此，西门豹毅然决定率领民众开渠筑堤，引漳灌田。

邺地位于太行山东部的冲积平原，自西向东流经邺地汇入黄河的漳河，一到雨季，就会因泄洪不畅，水位暴涨，经常泛滥成灾，造成田园冲毁、人畜死亡的惨痛景象。

如何治理这条多灾多难的漳河，变祸水为福水，成为西门豹破除“为河伯娶妇”的迷信恶俗之后要做的，事关百姓幸福和农业生产的又一件大事。赴任前夕，西门豹深知自己此次身肩重负，又知道自己平时脾气比较急躁，易动肝火，特地找了一根柔软而富有韧性的熟皮带佩在腰间，时时提醒自己欲速则不达，遇事应缓而静思，克服性子急躁的毛病。从此，一位举止稳健、精力充沛的地方官吏经常出现在漳河两岸。

西门豹先后多次请当时的一批能工巧匠集思广益，然后又身先士卒，带领大家溯流而上，饮风沙，蹚泥泞，观地势，察水脉，披星戴月，备尝艰辛。在那些长途跋涉的日子里，他常常是渴饮沟渠水，饥餐农家粥。西门豹徒步勘察了漳河两岸的村村户户，一幅治理漳河的宏图，也渐渐地成竹在胸了——沿漳河开挖 12 条水渠，引流分洪，蓄水灌溉。这是他殚思竭虑、呕心沥血的结果，也是他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的结果。

在生产还十分落后的战国初期，要同时开挖 12 条水渠，其工程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一时百姓怨声四起。西门豹又走村串户，谆谆诱导，反复强调开渠的利与弊：“现在挖渠引水，父老乡亲会因此受些苦难，但我料定他们将来一定会明白的。”西门豹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解释。终于，他的治水宏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出现了

父母送子、妻子送夫上工地的感人情景。

在西门豹的率领下，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在漳河两岸安营扎寨。顷刻间，旌旗猎猎，车水马龙，治水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西门豹治水如治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有功必赏，违法必究。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从不擅离工地，日夜辛劳在治水第一线。即使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要打着火把到施工现场巡视，察看工程质量，若发现问题，便下令及时更改。因此，可以说，战国十二渠既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凝结着邺令西门豹的心血。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西门豹亲自督促下，邺地百姓经过数载埋头苦干，12条大水渠终于修成了。每条水渠不仅有调节水量的水门，而且还分别筑坝多处，便于日常取水。为了不妨碍交通，每条水渠上建起了桥梁。治理好了漳河，农田得以旱涝保收，邺地粮食“亩收一钟”，高于当时魏国的其他地区，逐渐富庶起来。百姓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原先的穷乡僻壤开始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逃亡他乡的贫民也纷纷重返故土。相传邺地的百姓感激西门豹功绩，把漳河十二渠又称作“西门十二渠”。漳河十二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出现较早的灌溉工程，对后世治理水患、应用水利起到了积极作用。据史书记载，西门豹的引漳灌渠，直到汉代还在发挥利民效益。

三

在邺地，西门豹除了治理漳河外，为官也十分清正廉明。西汉的褚少孙曾说：“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史记》中记录：“豹以威化御俗，帮人不敢欺。”从这些评述中，也可知西门豹当年执法的严明。由于西门豹治漳河时有人反对，且总有些法令会得罪一些权贵，自然更遭人嫉恨，也不断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数落西门豹“禀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巴不得魏文侯将西门豹革职罢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魏文侯决定亲自到邺地视察。

魏文侯到了邺地，看到沟渠交错，庄稼茂盛，但察看粮仓和府库时，果然如人所告：粮仓里不见颗粒粮食，府库里不见丝毫钱财，兵库里不见一矛一盾，衙门里也不见有人审理公务。

于是魏文侯责问西门豹：“当初翟璜推荐你任邺令，总希望你能有所作为，想不到你把邺地治理得这么乱，你若能说明其中原委倒也罢了，否则削官问斩！”西门豹不慌不忙地答道：“臣听说有作为的国君富民，图强霸的国

君富武，只有亡国的国君才富府。我以为大王现在是想做一个富国强兵的君主，所以我实行蓄积于民。这样说大王也许不信，请允许我登上城楼，擂响战鼓，大王所要的甲兵粟米可立即备好。”魏文侯听了半信半疑，便由西门豹陪同一齐登上了城楼。

当西门豹擂完第一通鼓时，只见邺城军民个个顶盔贯甲，挽弓荷箭，披挂而列。第二通鼓声擂罢，一支有牛车装载、百姓肩挑背负的运粮大军已立即赶到城楼脚下。魏文侯看了惊喜不已，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明白了，请下令收兵吧！”西门豹便摇了摇头，摆手道：“不行，我与老百姓之间有约法规定，讲究信誉，决非一日之功。现在既然已擂动出征的战鼓，却又接着下令收兵，今后邺地的军民就不会听命于我了。”说到这里，西门豹斩钉截铁地向魏文侯请战：“燕国经常侵扰魏国八城，臣请北击，收复失地。”魏文侯同意了西门豹的请战要求。于是，西门豹带领将士北上击燕，很快收复了被燕侵占的土地。邺地也从此成为保卫魏国边境的一道坚固屏障。

尽管西门豹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邺令，官职不大，史料对其生平记载也少之又少，但他以特有的机智和魄力在邺地勇治恶俗、引漳泽邺、造福百姓的功绩，贯名史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在《河渠书》中又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东汉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说：“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唐代史学家注曰：“西门豹‘有善政之称’”。还有西汉刘安著《淮南子》，北魏酈道元著《水经注》和西汉褚少孙新补《史记·滑稽列传》等，都记载了西门豹治邺或治漳河的功绩。从这些零星琐碎的文字记载中，可知人们是何等敬慕和爱戴西门豹。西汉学者褚少孙曾无比感慨地说：“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就连称雄一世的曹操，对西门豹的智谋和品质也推崇备至。后人更把他看作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地方清官。

（冯炜达）

直谏诤臣汲黯

汲黯（？—前 112 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汉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以直言切谏闻名。后出为准阳太守，在任十年。

汲黯是一个不太为一般人熟知的历史人物，但在文史圈子里却是很有名气的。譬如杜甫有诗云：“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又如曾国藩曾自称“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可见，对他们来说，汲黯是一个值得作为参照的人物，其知名度可想而知。

要了解汲黯不妨先从两个成语典故开始。一个叫做“后来居上”。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新旧交替时后来的人或事物可以胜过先前的，大多作褒奖之意；但当时汲黯说这话的时候却可以说是一句“牢骚”。汲黯发“牢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位列九卿时，公孙弘和张汤还是个芝麻绿豆官，后来他们两人都提升得很快，公孙弘封了侯又拜为相国，张汤也升到了御史大夫，与汲黯平起平坐，有时候被重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于是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居上。”这个说法很有趣，把汉武帝的人才储备及使用比喻成农夫堆柴，早就储备的人才就像叠在下面的木柴，而后来寻觅到的人才则像堆在上面的木柴，结果使用起来自然是“后来居上”了。汲黯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是为自己打抱不平，仿佛在提倡论资排辈的做法，其实他是在尽谏议之责。在汲黯那个时代，已有“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的说法，更何况后世对“毛遂自荐”的做法也是加以赞许的。

另一个与汲黯有关的成语典故是“门可罗雀”。这是司马迁借用翟公之口来说汲黯与郑庄（也是汉朝时的贤臣）的境况的。由于他们品行高尚，为官清廉，因而“及居郡”，也就是等到削职为民的时候，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汲黯之所以能成为直谏匡君的诤臣，除了他的正直和不能容人之过的个性外，其家世和资历也是一个原因。春秋时，周文王之后康叔被封于卫，其后代有卫昌公。太子居于汲（今河南省卫辉市），称太子汲，其后代支庶子孙遂姓汲氏。汲黯的祖先有宠于周时始封的卫君，所以先后十世担任卿大夫。

汲黯在汉景帝时就当上了太子洗马（太子家宦，太子出入时为先导），所以在汉武帝时能够直谏匡君也是比较合乎情理的。用汲黯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设三宫九卿百官来协助治理天下，如果臣僚们都顺情说好话，讨皇帝一时欢喜，到头来只能把皇帝引到邪路上去。大臣们如果处处都为自己的荣辱去留考虑，天下就遭殃了。汲黯的这种说法与后世所说的“知善不举，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的忠君报国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当时，汉武帝大兴教化，准备独尊儒术，广招天下儒生，并信誓旦旦，要实行仁义之政。皇帝能发布这样的施政演说，臣民本应该欢呼雀跃的，但汲黯偏偏要扫皇帝的兴。大概汲黯是看穿了汉武帝的内心世界，洞察了皇帝的言不由衷，所以他说：“陛下内心充满了欲望，对外却宣称要施行仁义，难道你真的想仿效唐尧虞舜的样子治理国家吗？”这样的诘问，使得汉武帝非常难堪，他脸色一沉，铁青着脸罢朝而去，把汲黯和群臣晾在一边。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感到害怕，以为他闯下了大祸。不料，汉武帝只是私下对人说：“甚矣，汲黯之戆心！”觉得汲黯过分（甚矣！），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进一步追究。

也许，在汉武帝的眼里，朝廷需要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所以他对汲黯也另眼相待。因抗击匈奴而威名赫赫的大将军卫青来谒见汉武帝，汉武帝会坐在床上接见他；丞相公孙弘求见，汉武帝有时候衣冠不整也会相见；惟独汲黯来了，汉武帝很注意仪表，衣冠不整就不敢露面。有一次，汲黯有事上奏，汉武帝正好没戴帽子，连忙躲进帐幕里，叫别人传话，就按汲黯的意见办。可见，汉武帝对汲黯不但很敬重，甚至还有点敬畏。

汲黯劝谏汉武帝，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辩才，逞口舌之能，而是实实在在为了汉朝的江山社稷着想，因而有时候语出惊人，往往要别人为他捏一把汗。匈奴浑邪王降汉，率众南归，汉武帝闻报后，叫长安令准备两万辆马车前往迎接。长安令连忙备办，但苦于马匹缺乏，手头无钱，所以只好以赊账的形式向老百姓买马。百姓惟恐县令无钱支付，就将马匹藏匿起来，以致在规定的期限里长安令无法凑齐足够的马匹。汉武帝非常恼怒，要把长安令问罪斩首，汲黯按捺不住，入朝面谏说：“长安令无罪！只有把我杀了，老百姓才会把马牵出来。”汲黯的意思是，浑邪王叛主降汉，已经由各地传驿相送，何必再用使天下骚动的办法来迎接他们？结果汉武帝默认了汲黯的主张，既救了长安令一命，也使长安的百姓逃过了一劫。浑邪王的部众到了长安后，得到很多赏钱，便向当地人购买东西。按照汉朝的定例，任何人不得持兵铁出关，卖给胡人。民间百姓不知法律，把铁器卖给了匈奴人，这样按规定应该处死的有五百多人。于是，汲黯又向汉武帝进谏：“匈奴断绝和亲，屡攻边

塞，朝廷发兵讨伐，士兵死伤不可胜数，所费的财物的数目也非常巨大。我以为陛下捕得的胡人，应该罚做奴仆，赏赐给死难士兵的家属；获得的财物，也应该遍赏兵民，这样才能谢罪天下，消除老百姓的怨气。现在你没有这样做，反而倾府库所有赏赐他们，叫老百姓供养他们。老百姓以为朝廷这么厚待胡人，就可以随便与之贸易，怎么知道在长安街上与胡人做买卖如同把兵铁输出边关？陛下不忍心以匈奴人的性命谢罪天下，却以所谓的法律条文来处死五百多名无知的长安百姓，我觉得陛下这种做法不可取。”这次进谏并没有上次那样幸运，汉武帝没有采纳汲黯的意见，反而旁敲侧击地说：“我好久没有听汲黯说话，现在他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汲黯喜欢直谏，因而讨厌巧言令色、出尔反尔的人，但这样不免得罪人。有一次，汲黯与公孙弘等约好了去谏劝汉武帝，谁知事到临头公孙弘变了卦，顺从了汉武帝的旨意。汲黯认为公孙弘虚伪奸诈，为人有问题，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本来已定好了谏议，现在却见风使舵，真是不忠！”汉武帝问公孙弘怎么回事。公孙弘并不说明事情的原委，只是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忠厚的，不了解我的人才会以为我不忠厚。”汉武帝反而认为公孙弘说得有道理。大概在汉武帝眼里公孙弘是从善如流的人，并不像汲黯那样固执、执迷不悟。所以汲黯耿直的个性有时候反而成全了巧舌如簧的人。又有一次，汲黯对汉武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之上，俸禄优厚，然而故意使用布被子，这全是做作。”汉武帝就问公孙弘。公孙弘很聪明，他先表示自己确实如汲黯所说的那样有沽名钓誉之嫌，然后很圆滑地举了管仲、晏婴一奢一俭的例子，来解脱自己做作的嫌疑，并说如果没有汲黯之忠，陛下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汉武帝听了这以守为攻的回答，更认为公孙弘是谦让的君子，而汲黯似乎成了无事生非的好事者。

汲黯的劝谏并不是都能奏效，但他仍不改初衷。就在张汤以更改律令而掌握司法大权的时候，汲黯在朝廷上质问他：“你身为正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做到国安民富，对下不能教化天下解除人们的邪心、让监狱失去作用，你何必要搞乱原先制定的律令？你这样做是要断子绝孙的！”汲黯简直把话说到了极点，其痛心疾首的样子可想而知。后来汲黯被排挤出朝廷。他在出任淮阳太守前，又对大行李息说：“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不肯替老百姓说话，专门阿谀奉承皇上。皇上不喜欢的，他就诋毁；皇上喜欢的，他就歌功颂德。他在朝廷里用奸诈的计谋迷惑皇上的思路，在朝廷外勾结贪官污吏作为资本。你作为公卿为什么不早早向皇上说明真相？你如果同流合污的话，肯定也要受到惩罚的。”李息胆小，终究不敢揭发。倒是后来张汤翻船之后，因为汲黯有这么一番话，汉武帝反而免了李息的罪。

朝廷里有汲黯这样一位忠贞的大臣在，的确也有威慑作用。淮南王曾经想谋反，但害怕汲黯，只好作罢。淮南王认为，汲黯喜欢直谏，恪守节操，能为正义而死，很难诱惑他，要是朝廷里的人都像丞相公孙弘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此事传到后世，便有了“汲黯在朝，淮南寝谋”的典故，常被人引用。

汲黯的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尽管是出于“社稷之臣”之忠诚，但难免会使皇帝扫兴的。汉武帝特别喜欢马，有一年他得到了一匹号称“神马”的马，自然是十分得意。那时，汉武帝刚刚设立了乐府，就命人作了一首乐曲，兴师动众地演奏。汲黯看不过去，自然又要进谏。他说：“凡是为王的制作乐曲，对上是为了继承祖宗的伟业，对下是为了教化黎民百姓。现在陛下得了一匹马就作词作曲，在宗庙里演奏，先帝和百姓能够理解这样的作为吗？”真是在汉武帝的兴头上泼了一盆凉水，说得汉武帝闷闷不乐。

汲黯的这种刚直的个性，尽管能得到汉武帝的包容，但也很难长久地在朝廷呆下去。那年刚好在淮阳发生“民多盗铸钱”的骚乱，汉武帝就把罢了官的汲黯叫来，叫他去那里赴任。汲黯并不想离开朝廷，他首先感谢皇帝还能任用他，然后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流着泪对汉武帝说：“臣愿做个中郎，出入宫禁，给皇上出主意提谏言补过拾遗，这是臣的愿望。”汉武帝却说：“你难道看不上淮阳这个地方吗？现在所以派你去，是因为那里的官吏与百姓关系不融洽。我只是借重你的名望，不要你出什么体力，你只要高枕而卧就可以把它治理好了。”汉武帝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并不想让汲黯再留在宫中，也不忍心忠心耿耿的谏臣永久地处在被罢官的失落中，所以就安排了这样一条出路。

汲黯在淮阳当了 10 年的太守。由于他曾经预言了张汤的下场，汉武帝在张汤败亡后让汲黯享受了 7 年诸侯的待遇。汲黯作为淮阳的地方官，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淮阳政清。

（乐建中）

因民施政的韩延寿

韩延寿（？—公元前 57 年），字长公，西汉宣帝年间，历任郡文学、谏大夫、淮阳太守、颍川太守、东郡太守及左冯诤。以廉洁名世，史称“循吏”。

韩延寿源出颍川韩氏，是韩王信的第七世孙。其父韩义，在西汉昭帝时担任过燕王刘旦的郎中。燕王叛乱，韩义出身强谏，被谋反集团所杀害。昭帝念韩义为国捐躯而擢升其子韩延寿为谏大夫。

韩延寿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为人刚正不阿，“事无不言”，深得昭帝信任。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韩延寿因出众的治理能力，由淮阳太守转任颍川太守。

颍川郡因位于中原腹地，得益于交通要塞的地理位置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十分发达。当地的强宗豪族众多，势力根深蒂结，错综复杂，他们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危害乡里，百姓苦不堪言。前任太守赵广汉对豪强采取极为强硬的分化打击措施，虽然有效地抑制了恶势力的壮大，同时却也导致社会关系紧张，邻里相恶，互为仇敌，暴力冲突一触即发。颍川因此成为朝廷的心患之一。

崇尚礼仪教化的韩延寿上任伊始便采取了“教以礼让”措施，亲自宴请当地具有威望的长者，与他们共同商讨治理之道，并晓以大义，力陈乡邻和睦相处的重要。他循循善诱、态度诚恳，不仅赢得民心，使他获取了有利的支持，更为他提供了治理颍川的思路以及具体方法。他在颍川近十年，勤政为民，雷厉风行，致力于建设新的婚丧嫁娶祭祀之礼，倡导移风易俗，宣扬礼义教化，缓解社会矛盾。其时，社会风气彻底改观，颍川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之后继任延寿的黄霸治理颍川时也是沿用这种方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 62 年），韩延寿调任东郡太守。他仍然坚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当地设立学校，大力推广儒家礼乐，宣扬维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念。他孜孜不倦，为官清廉，“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辑让”（《汉书·韩延寿传》），深受百姓爱戴。延寿纳善听谏，一次，他出门上车时发现一个骑吏迟

到了，便斥责并处罚了他。延寿回府时遇见门卒，见他欲言又止就停车问他原由，门卒说：“《孝经》里说，善待父亲的人才资格侍奉君主，在家中兼有母亲的爱和像君王一样值得尊敬的人就是父亲。今天早上您要出门，坐驾在门前停留了很久，骑吏的父亲来到府门前而不敢进来，骑吏知道了连忙赶到门口迎接，恰好碰上您登车。为了孝敬父亲而受到您的惩罚，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延寿进到屋里，特地召见门卒与他谈话，原来这个门卒是因为听说韩延寿的贤达而主动来到韩府为仆的。韩延寿因为他勇于进谏而启用他。延寿这样纳善听谏的事情还有很多，他的威望也由此大大提高。3年后卸任时，东郡百姓牵衣顿足，失声恸哭，阻拦去路，不让他离开。

韩延寿公正清廉，担任左冯翊职守京师重地期间，坚决反对名为视察，实为敛财的“下巡”恶习，避免奢侈浪费，侵扰百姓。

政绩卓越，长居要职的韩延寿在朝中受到了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嫉妒，被加上“狡猾不道”的罪名，遭斩首的刑法。行刑那一天，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送到法场，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进奉酒肉，痛哭流涕。由此足见他在京城的名望和声誉。

（罗先文 唐燮军）

黄霸教化治民

黄霸（？—前 51 年），字次公，西汉阳夏人，历任阳夏游徼、侍郎谒者、左冯翊属下卒吏，宣帝时任丞相职。他性情温良、谦虚、识闻博广，理事以法律为准，治民以教化为先。《汉书·循吏传》中曾有“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的记载。黄霸治民以法律为准，以教化为先。

颍川郡原是秦代设置的郡，管辖 20 个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也属一个富庶之地。当时人口有 200 余万，有好几个县的居民聚集，围攻县府，郡太守逃往京城向汉宣帝求救，要求派武将镇压“刁民”。汉宣帝有心派兵镇压，丞相则推荐黄霸去平叛，不用一兵一卒。宣帝知道黄霸清廉刚正，但没听说过他会平叛。丞相呈上黄霸一份奏章，说百姓造反非“刁民”刁，而是官吏无能，理法不顺；官吏若教化为先，事先把法令告诉百姓，为官者做出表率，身体力行，“刁民”绝对不会造反。汉宣帝认为有理，委任黄霸为颍川太守。

黄霸不坐轿，不骑马，不鸣锣开道，而是微服私访，骑着骡子带一个管家去上任。进入颍川地界，一路上看到逃荒要饭的百姓群一拨又一拨，他就和这些百姓聊起来，问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逃荒者告诉他，因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恶霸掠夺去了，无田可种，不逃荒就得饿死。黄霸说，为何不去县衙告状？逃荒者哭诉：进衙门告状，未开口先挨打，谁还敢去啊！黄霸明白了，便劝他们回颍川，新任太守替他们申冤作主。当然，逃荒者不相信一个过路人的话，继续往邻县逃奔。在路上，也有让黄霸心动眼亮的地方。到了岭武村，满山树木葱郁青翠，牛羊在田间山边吃草，家家炊烟冉冉，鸡叫狗吠猪嚎，一派农村清平乐园景象。他在岭武村歇脚喝茶时得知原来这岭武村不属颍川郡管辖。黄霸登山远眺：同一块土地上，竟有不同村庄，一边逃荒要饭，满目凄凉；一边安居乐业，牛欢马叫。强烈的对比使他明白了，不是颍川“刁民”难弄，而是豪强恶霸作祟。于是他向汉宣帝写了一份奏章，火速发往京城，恳请皇上恩准在颍川开仓放粮，把颍川郡几万流亡农民安置好，这样皇上的新政新法令就能在颍川实行，颍川的“刁民”也就治理好了。他

在奏章最后说，民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汉宣帝答应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所以，黄霸到颖川第一件事就是出安民告示，教化百姓，学习法令，并还派人到邻县和官道上贴告示，号召流亡农民回乡，凡回家开荒种田者发放粮食，发放种子，免税免劳役。为了赢得百姓的信任，他带头脱掉官服官靴，下地拉犁耕地。他的做法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外出逃荒的流亡农民纷纷回来了。为了让流亡农民安心，不再外逃，他责令各县县令安置逃荒者，违者重罚，不听者革职，到各县暗自察访，检查督促。他说：“流亡农民不想造反，也不想背井离乡去逃荒，各县应该明白，这些逃荒流亡农民既是劳动力，又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把这些流亡农民安置好了，也是你们尽心尽职的政绩了。”

黄霸到颖川上任，不光安抚平民百姓，还着力对贪官进行教化，让他们心服口服。他把颖川郡二十多个县令叫到大堂来，让他们一个个背诵宣帝的新政新法令，会背诵的就放走，不会背诵的留下来读。他说连皇上的新政新法都不懂，如何去治理百姓。这一招比打二十下板子还疼。有一个县令读“六条问事”读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地说：“大人，我认罪，我错了，我以六条问事，请大人赏我一个全尸。”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与“六条问事”条条沾上了边，如按法惩办，必死无疑。所谓“六条问事”是考察地方官员的标准，内容包括不许“田宅逾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货赂”等等。黄霸到任后将这“六条问事”法令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张旗鼓的宣传，老百姓个个知道了，人人感恩皇上，让官吏自觉遵守。他认为考察的重点应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事发后的追究与处理，所以郡守官员和二十多个县令个个心悦诚服。他到任后之所以先不触动和打击豪强地主，不是他不想打击，而是他认为打击这些人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是重视农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使农民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流亡农民见有了出路，便纷纷返乡耕种。经济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打击豪强地主、恶霸、地痞。凡证据确凿，便狠狠地打击，让他们补足拖欠国家的税款，返还强占百姓的土地、粮食、牧畜、房屋。当然，黄霸也不忘教化他们，给他们出路，让其全家老小开荒种田，自食其力。其他豪强地主害怕了，便老老实实上缴税收，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黄霸也就不再追究。等到流亡农民稳定下来，黄霸又鼓励农民种树、养猪、养鸡鸭、养蚕桑，并下令禁止用粮食喂马，把宣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逐一贯彻，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感恩皇上。这一方法也使那些顽固不化的豪强地主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害怕戴上反朝廷的罪名。五年之后，颖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繁华富饶之地。宣